彥周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彥周詩話
作者：許顗　宋

顗，襄邑人，彥周其字也。始末無可考。書中有“宣和癸卯予遊嵩山”之語，下距建炎元年僅三年，當已入南宋矣。觀書中載與惠洪面論《冷齋夜話》評李商隱之誤，惠洪即改正。又極推其《題李懇畫像》詩，稱在長沙相從彌年。惠洪《冷齋夜話》亦記顗述李元膺《悼亡長短句》。蓋亦宗元祐之學者，所引述多蘇軾、黃庭堅、陳師道語，其宗旨可見也。顗議論多有根柢，品題亦具有別裁。其謂韓愈齊梁及陳隋，眾作等鴟噪語，不敢議，亦不敢從。又謂論道當嚴，取人當恕。俱卓然有識。惟譏杜牧《赤壁》詩為不說社稷存亡，惟說二喬。不知大喬，孫策婦。小喬，周瑜婦。二人入魏，即吳亡可知。此詩人不欲質言，變其詞耳。顗遽詆為秀才不知好惡，殊失牧意。又以適怨清和解李商隱《錦瑟》詩，亦穿鑿太甚。至漢武帝《李夫人歌》本以之時為韻，乃讀立而望之偏為句，則此歌竟不用韻，尤好奇而至於不可通。其他雜以神怪夢幻，更不免體近小說。然論其大致，瑕少瑜多，在宋人詩話之中，猶善本也。

詩話者，辨句法，備古今，紀聖德，錄異事，正訛誤也。若含譏諷，著過惡，誚紕繆，皆所不取。僕少孤苦而嗜書，家有魏、晉文章及唐詩人集，僅三百家。又數得奉教，聞前輩長者之余論。今書籍散落，舊學廢忘，其能記憶者，因筆識之，不忍棄也。嗟乎，僕豈足言哉！人之於詩，嗜好去取，未始同也，強人使同己則不可，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，烏乎而不可哉！

詩壯語易，苦語難，深思自知，不可以口舌辯。

“燕燕於飛，差池其羽。之子於歸，遠送於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！”此真可泣鬼神矣。張子野長短句云：“眼力不知人，遠上溪橋去。”東坡《送子由詩》云：“登高回首坡隴隔，惟見烏帽出覆沒。”皆遠紹其意。

李太白作《草創大還詩》云：“仿佛明窗塵，死灰同至寂。”初不曉此語，後得《李氏煉丹法》云：“明窗塵，丹砂妙藥也。”

老杜《北征詩》曰：“微爾人盡非，於今國猶活。”獨以“活”、“國”許陳玄禮，何也？蓋禍亂既作，惟賞罰當則再振，否則不可支援矣。玄禮首議太真、國忠輩，近乎一言興邦，宜得此語。倘無此舉，唯有李、郭，不能展用。

淮陰勝而不驕，乃能師李左車，最奇特事。荊公詩云：“將軍北面師降虜，此事人間久寂寥。”李廣誅霸陵尉，薄於德矣，東坡詩云：“今年定起故將軍，未肯說誅霸陵尉。”用事當如此向背。

箜篌狀如張箕，探手摘弦出聲。盧玉川詩云“卷卻羅袖彈箜篌”，此語亦未可譏誚。司馬溫公嘗語程正叔云：“辯證古人誤處，當兩存之，勿加詆訾也。”

韓退之詩云：“銀燭未銷窗送曙，金釵半醉座添香。”殊不類其為人。乃知能賦梅花，不獨宋廣平。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：“我能屈曲自世間，安能從汝巢神山？”賦謝自然詩曰：“童騃無所識。”作《誰氏子詩》曰：“不從而誅未晚耳。”惟《華山女詩》頗假借，不知何以得此？

凡作詩若正爾填實，謂之“點鬼簿”，亦謂之“堆垛死屍”。能如《猩猩毛筆詩》曰，“平生幾兩屐？身後五車書”。又如“管城子無食肉相，孔方兄有絕交書。”精妙明密，不可加矣，當以此語反三隅也。

詩人寫人物態度，至不可移易。元微之《李娃行》云“髻鬟峨峨高一尺，門前立地看春風”，此定是娼婦；退之《華山女詩》云：“洗妝拭面著冠帔，白咽紅頰長眉青”，此定是女道士；東坡作《芙蓉城詩》亦用“長眉青”三字，雲“中有一人長眉青，炯如微雲淡疏星”，便有神仙風度。

季父仲山，先大夫同祖弟也。讀書精苦，作詩有源流。昔嘗上書，晚以特奏名得一官。政和間，禦制宮詞三百首，嘗和進，今錄一絕於此，染指可以知鼎味也。其詞曰：“輕寒慘慘透衾羅，玉箭銅壺漏水多。常是未明供禦服，夢回頻問夜如何。”時道君皇帝在睿思殿，宣進甚急，意謂得美官。翼日，台章論列，作詩害經旨，遂報罷，調南劍州順昌縣尉，後卒於揚州雲。

先伯父治平四年舉進士第一，少從丁寶臣，以文字為歐陽文忠公、王岐公所稱重。其試《公生明賦》曰：“ 依違牽制者既已去矣，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。 ”此不刊之語也。嘗作《詠史詩》曰：“ 天下有誅賞，固非君所私。太宗泣君集，意恐勞臣疑。至公一以廢，智術相維持。哀哉功名士，汲汲尚趨時。 ”推斯志也，雖蹈滄海餓西山可也。在熙甯間，為荊公薦，竟不委曲得貴達，然亦為司馬溫公、呂獻可、呂微仲、范堯夫諸公所知。元豐七年，自都官外郎奔祖父喪，卒于黃州，東坡解衣賻之。

有李氏女者，字少雲，本士族。嘗適人，夫死無子，棄家著道士服，往來江淮間。僕頃年見之金陵。其詩有云：“ 幾多柳絮風翻雪，無數桃花水浸霞。 ”殊無脂澤氣。又喜煉丹砂，僕亦得其方，大抵類魏伯陽法，而有銖兩加精詳者也。嘗語僕曰：“ 我命薄，政恐不能成此藥耳。 ”後二年再見之，其瘦骨立，蓋丹未成而少雲已病。僕問曰：“ 子丹成欲仙乎？惟甚瘦則鶴背能勝也。 ”笑曰：“ 忍相戲耶！ ”病中作《梅花詩》云：“ 素豔明寒雪，清香任曉風。可憐渾似我，零落此山中！ ”尋卒。後檢方書，見丹法及此詩，錄之。

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，作詩云：“ 不住唐朝寺，閑為宋地僧。生涯三事衲，故舊一枝藤。乞食隨緣過，逢山任意登。相逢莫相笑，不是嶺南能。 ”此詩深靜平實，道眼所了，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仿佛也。

僧義了，字廓然，本士族鐘離氏，事佛慈璣禪師為侍者。僕頃年迨見佛慈老人，廓然與僕在嵩山遊甚久，頗能詩。僕愛其兩句云：“ 百年休問幾時好，萬事不勞明日看。 ”不獨喜其語，蓋取其學道休歇灑落自在如此。

東坡作《妙善師寫禦容詩》，美則美矣，然不若《丹青引》云“ 將軍下筆開生面 ”，又云“ 褒公鄂公毛發動，英姿颯爽來酣戰 ”。後說畫玉花驄馬，而曰“ 至尊含笑催賜金，圉人太僕皆惆悵 ”。此語微而顯，《春秋》法也。

李太白詩云：“ 玉窗青青下落花。 ”花已落，又曰下，增之不贅，語益奇。

請紫姑神，大抵能作詩，然不甚過人。舊傳一士人家請之，既降，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，因率爾請賦，頃刻書滿紙，其警句云：“ 簾卷滕王閣，盆翻白帝城。 ”可喜也。

近時僧洪覺范頗能詩，其《題李憩畫像》云：“淮陰北面師廣武，其氣豈止吞項羽。公得李祐不肯誅，便知元濟在掌股。”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。頃年僕在長沙，相從彌年。其它詩亦甚佳，如云：“含風廣殿聞棋響，度日長廊轉柳陰。”頗似文章巨公所作，殊不類衲子。又善作小詞，情思婉約，似少遊。至如仲殊、參寥，雖名世，皆不能及。

東坡《贈陳季常詩》，戒其殺生，末云：“君勿棄此篇，嚴詩編杜集。”謂嚴武也。《工部集》中有武倡和數首。又《梅花》詩云：“憑仗幽人收艾蒚，國香和雨入莓苔。”艾蒚，香名，正松上莓苔也，出《本草》及《沈氏香譜》。又《紅梅詩》云：“玉人頩頰固多姿。”頩，怒色，普更切，見《神女賦》，婦人怒則面赤。

杜詩：“飯抄雲子白。”雲子，雨也，言如雨點爾，出荀子《雲賦》。又，葛洪《丹經》用“雲子”，碎雲母也。今蜀中有碎礫，狀如米粒圓白，雲子石也。又杜詩云：“萬里戎王子，何年別月支？異花開絕域，幽蔓匝清池。漢使慚空到，神農竟不知。露翻兼雨打，開坼漸離披。”不曉此詩指何物。張騫慚空到，又《本草》不收，定非蒲萄也。

齊、梁間樂府詞云：“護惜加窮褲，防閑托守宮。”“今日牛羊上邱隴，當時近前面發紅。”老杜作《麗人行》云：“賜名大國虢與秦。”其卒曰：“慎勿近前丞相嗔！”虢國、秦國何預國忠事，而近前即嗔耶？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，蓋深知之。

司空圖，唐末竟能全節自守，其詩有“綠樹連村暗，黃花入麥稀”，誠可貴重。又曰：“四座賓朋兵亂後，一川風月笛聲中。”句法雖可及，而意甚委曲。

鮑明遠《松柏篇》悲哀曲折，其末不以道自釋，僕竊恨之。

明遠《行路難》，壯麗豪放，若決江河，詩中不可比擬，大似賈誼《過秦論》。

老杜作《曹將軍丹青引》云：“一洗萬古凡馬空。”東坡《觀吳道子畫壁詩》云：“筆所未到氣已吞。”吾不得見其畫矣，此兩句，二公之詩，各可以當之。

李長吉詩云：“楊花撲帳春雲熱。”才力絕人遠甚。如“柳塘春水漫，花塢夕陽遲”，雖為歐陽文忠所稱，然不迨長吉之語。

古人文章，不可輕易，反復熟讀，加意思索，庶幾其見之。東坡《送安惇落第詩》云：

“故書不厭百回讀，熟讀深思子自知。”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。東坡在海外，方盛稱柳柳州詩。後嘗有人得罪過海，見黎子雲秀才，說海外絕無書，適渠家有柳文，東坡日夕玩味。嗟乎，雖東坡觀書，亦須著意研窮，方見用心處耶！

柳柳州詩，東坡雲在陶彭澤下，韋蘇州上，若《晨詣超師院讀佛經詩》，即此語是公論也。

六朝詩人之詩，不可不熟讀。如“芙蓉露下落，楊柳月中疏”。鍛煉至此，自唐以來，無人能及也。退之云：“齊梁及陳隋，眾作等蟬噪。”此語我不敢議，亦不敢從。

陶彭澤詩，顏、謝、潘、陸皆不及者，以其平昔所行之事，賦之於詩，無一點愧詞，所以能爾。

東坡《海南詩》、荊公《鐘山詩》，超然邁倫，能追逐李、杜、陶、謝。

荊公愛看水中影，此亦性所好，如“秋水寫明河，迢迢藕花底”。又《桃花詩》云：“晴溝漲春渌周遭，俯視紅影移魚舫。”皆觀其影也。其後云：“攀條弄芳畏晚晚，已見黍雪盤中毛。”事見《家語》。

李邯鄲公作《詩格》，句自三字至九字、十一字，有五句成篇者，盡古今詩之格律，足以資詳博，不可不知也。

伯父娶邯鄲孫女，嘗聞邯鄲公與小宋飲酒，舉一物隸僻事，以多者為勝，飲不勝者，他人莫敢造席。

梅聖俞詩，句句精煉，如“焚香露蓮泣，聞磬清鷗邁”之類，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。其它古體，若朱弦疏越，一倡三歎，讀者當以意求之。寵嬖曹氏，作《一日曲》，為曹氏也。

孟浩然、王摩詰詩，自李、杜而下，當為第一。老杜詩云“不見高人王右丞”，又云“吾憐孟浩然”，皆公論也。

東坡祭柳子玉文：“郊寒島瘦，元輕白俗。”此語具眼。客見詰曰：“子盛稱白樂天、

孟東野詩，又愛元微之詩，而取此語，何也？”僕曰：“論道當嚴，取人當恕，此八字，東坡論道之語也。”

歐陽文忠公《重讀岨峿集詩》，英辯超然，能破萬古毀譽；《食糟民詩》，忠厚愛人，可為世訓。

作詩押韻是一巧，《中秋夜月詩》，押尖字數首之後，一婦人詩云：“蚌胎光透殼，犀角暈盈尖。”又記人作《七夕詩》，押潘、尼字，眾人竟和，無成詩者。僕時不曾賦，後因讀《藏經》，呼喜鵲為芻尼，乃知讀書不厭多。

寫生之句，取其形似，故詞多迂弱。趙昌畫黃蜀葵，東坡作詩云：“檀心紫成暈，翠葉森有芒。”揣摸刻骨，造語壯麗，後世莫及。

杜牧之《題桃花夫人廟詩》云：“細腰宮裡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度幾春。畢竟息亡緣底事？可憐金谷墜樓人！”僕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。

宣和之初，何栗文縝丞相為中書舍人，道君皇帝以禦畫雙鵲賜之。諸公賦詩，韓駒子蒼待制時為校書郎，賦詩二章曰：“君王妙畫出神機，弱羽爭巢並占時。想見春風鳩鵲觀，一雙飛上萬年枝。”“舍人簪筆上蓬山，輦路春風從駕還。天上飛來兩烏鵲，為傳喜色到人間。”

韋蘇州詩云：“落葉滿空山，何處尋行跡？”東坡用其韻曰：“寄語庵中人，飛空本無跡。”此非才不逮，蓋絕唱不當和也。如東坡《羅漢贊》云“空山無人，水流花開”八字，還許人再道否？

張籍、王建，樂府宮詞皆傑出，所不能追逐李、杜者，氣不勝耳。

孟東野詩苦思深遠，可愛不可學。僕尤嗜愛者，“長安無緩步”一詩。

蘇大監文饒作《鴻溝詩》云：“置俎均牢彘，峨冠信沐猴。方矜幾上肉，以墮幄中籌。海嶽歸三尺，衣冠閟一丘。路人猶指似，山下是鴻溝。”

陳無己《賦宗室畫詩》云：“滕王蛺蝶江都馬，一紙千金不當價。”又作《曾子固挽詞》

云：“ 丘園無起日，江漢有東流。 ”近世詩人莫及。

外祖父邵安簡公，布衣時上《平元昊策》，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。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，又移知鄆州。其薨也，岐公作《挽詞》云：“ 被褐曾陳定羌策，汗青猶著立儲書。春風澤國吟箋落，夜雨溪堂燕豆疏。 ”前輩詩不獨語句精煉，且是著題。

鄭周卿，僕鄉人也，公肅右丞之孫，能詩。一日，鄭之他郡，而愛妾死，作詩云：“ 鶴歸空有恨，雲散本無心。 ”於情念中猶稍自在也。後娶熊氏，晉如之女。丙午、丁未年，知鄆州中都縣，連年與盜賊鏖戰，巋然獨存，權朝美曾錄其功上之，後不報。今不知消息，可憐哉！

曹景宗探韻得“ 競病 ”字詩云：“ 去時兒女啼，歸來笳鼓競。借問路傍人，何如霍去病？ ”沈約詩人嗟賞之。

李衛公作《步虛詞》云：“ 先家一本無‘ 家 ’字。女侍董雙成，桂殿夜寒吹玉笙。曲終卻從仙官去，萬戶千門空月明。 ”“ 河漢女主能煉顏，一本作‘ 河漢玉女能煉顏 ’。雲軿往往到人間。九霄有路去無跡，嫋嫋天風吹珮環。 ”嗚呼，人傑也哉！

季父仲山在揚州時，事東坡先生。聞其教人作詩曰：“ 熟讀《毛詩 • 國風》與《離騷》，曲折盡在是矣。 ”僕嘗以謂此語太高，後年齒益長，乃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也。

韓退之詩云：“ 酩酊馬上知為誰？ ”此七字用意哀怨，過於痛哭。

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，雖似智矣，然禮法之士，憎之如仇，幾至於死，幸武帝保護之耳。而老杜詩云：“ 遂令阮籍輩，熟醉為身謀。 ”此工部善看史書，當有解此意者。

“ 《春秋》三傳束高閣，獨抱遺經究終始 ”，此詩退之稱盧玉川也。玉川子《春秋傳》，僕家舊有之，今亡矣。詞簡而遠，得聖人之意為多，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《傳》者，當知退之之不妄許人也。

夢中賦詩，往往有之。宣和己亥，僕在洪州，宿城北鄭和叔家。夜夢行大路中，寒沙沒足，其旁皆田苗丘隴。一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，曰：“ 此中無沙易行。 ”僕從之不能登，婦人援僕手登焉。月明如晝，彌望皆野田麥苗。婦人求詩，引僕藉草坐。有矮磚台一，

上有紙筆，僕題詩四句云：“ 閑花亂草春春有，秋鴻社燕年年歸。青天露下麥苗濕，古道月寒人跡稀。 ”拍筆磚上有聲，驚覺宛然記憶，是歲大病，後亦無他故。

聯句之盛，退之、東野、李正封也。《城南聯句》云：“ 紅皺曬簷瓦，黃團掛門衡。 ”是說幹棗與瓜蔞，讀之猶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。《征蜀聯句》云：“ 刑神詫犛旄，陰焰颭犀劄。 ”盡雕刻之功，而語仍壯。李正封善押韻，如《從軍聯句》“ 押水沙囊涸 ”，皆不可及。

畫山水詩，少陵數首後，無人可繼者。惟荊公《觀燕公山水詩》前六句差近之，東坡《煙江疊嶂圖》一詩，亦差近之。

退之《桃源行》云：“ 種桃處處皆開花，川原遠近蒸紅霞。 ”狀花卉之盛，古今無人道此語。

本朝王元之詩可重，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，如“ 身後聲名文集草，眼前衣食簿書堆 ”。又云：“ 澤畔騷人正憔悴，道旁山鬼謾揶揄。 ”大類樂天也。

玉川子《送伯齡詩》云：“ 努力事干謁，我心終不平。 ”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，會食，不能自別，枉陷於禍，哀哉！

《柏舟》，仁人之詩也，“ 憂心悄悄，慍於群小。 ”《簡兮》，賢者之詩也，“ 碩人俣俣，公庭萬舞。赫如渥赭，公言錫爵。 ”能容忍如此，宜乎賢矣。

鐘山有一詩云：“ 當年睥睨此山阿，欲著紅樓貯綺羅。今日重來無一事，卻騎羸馬下坡陀。 ”此王雱訐直，不為荊公所喜，然此詩實可傳也。

詩有力量，猶如弓之鬥力：其未挽時，不知其難也；及其挽之，力不及處，分寸不可強。若《出塞曲》云：“ 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鳴笳三四發，壯士慘不驕。 ”又《八哀詩》云：“ 汝陽讓帝子，眉宇真天人。虯髯似太宗，色映塞外春。 ”此等力量，不容他人到。

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台寺。覺范作《冷齋夜話》，有曰：“ 詩至李義山，為文章一厄。 ”僕至此蹙額無語，渠再三窮詰，僕不得已曰：“ 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 ”覺範曰：

“我解子意矣。”即時刪去。今印本猶存之，蓋已前傳出者。

僕年十七歲時，先大夫為江東漕，李端叔、高秀實皆父執也，適在金陵。二公游蔣山，僕雖年少，數從杖履之後。在定林說元微之詩，引事皆有出處，屈曲隱奧，高秀實皆能言之，僕不覺自失。因思古人讀書多，出語皆有來處，前輩亦讀書多，能知之也。

高秀實又云：“元氏豔詩，麗而有骨，韓偓《香奩集》麗而無骨。”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，誦其序云：“咀五色之靈芝，香生九竅；咽三危之瑞露，美動七情。”秀實云：“動不得也，動不得也。”

李太白詩云：“問余何事棲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閑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”東坡《嶺外詩》云：“老父爭看烏角巾，應緣曾現宰官身。溪邊古路三叉口，獨立斜陽數過人。”賀知章呼李白為謫仙人，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，僕竊信之。

白樂天詩云：“春色辭門柳，秋聲到井梧。”此語未易及。

“誰人把醆慰深憂？開自無憀落更愁。幸有清溪三百曲，不辭相送到黃州。”“南枝北枝春事休，榆錢可寄柳帶柔。定是沈郎作詩瘦，不應春能生許愁。”此東坡、魯直《梅詩》二章，作詩名貌不出者，當深考二詩。

宣和癸卯年，僕遊嵩山峻極中院，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：“一團茅草亂蓬蓬，驀地燒天驀地空。爭似滿爐煨榾柮，慢騰騰地熱烘烘。”字畫極草草，其旁隸書四字云：“勿毀此詩。”寺僧指示僕曰：“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。”嗟乎！此言豈有感於公耶？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：“旦光、頤來。”其上一字，公兄也；第三字，程正叔也。又題壁云：“登山有道，徐行則不困，措足於實地則不危。”皆公隸書。

林和靖《梅詩》云：“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”大為歐陽文忠公稱賞。大凡《和靖集》中，《梅詩》最好，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。東坡和少游《梅詩》云：“西湖處士骨應槁，只有此詩君壓倒。”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。然和靖詩屬對清切，如《贈鍛藥秀才》詩云：“鶺鴒懶擊三千水，龍虎閑封六一泥。”

小杜作《華清宮》詩云：“雨露偏金穴，乾坤入醉鄉。”如此天下焉得不亂？

宋顏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于鮑照，照曰：“謝五言如初發芙蓉，自然可愛；君詩鋪錦列繡，亦雕繢滿眼。”此明遠對面褒貶，而人不覺，善論詩也，特出之。

韓熙載仕江南，每得俸給，盡散後房歌姬。熙載披衲持缽，就諸姬乞食，率以為常。東坡以玉帶贈寶覺，寶覺酬以舊衲，東坡作詩謝之曰：“病骨難堪玉帶圍，鈍根仍落箭鋒機。欲教乞食諸姬院，故與雲山舊衲衣。”《江南野史》亦載韓事，與此小異。

錢希白內翰作《擬唐詩》百篇，備諸家之體。自序曰：“今之所擬，不獨其詞，至於題目，豈欲拋離本集，或有事蹟，斯亦見之本傳。”故其《擬張籍上裴晉公詩》曰：“午橋莊上千竿竹，綠野堂中白日春。富貴極來惟歎老，功名高後轉輕身。嚴更未報皇城裡，勝賞時游洛水濱。昨日庭趨三節度，淮西曾是執戈人。”擬古當如此相似，方可傳。

王晉卿得罪外謫，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，乃東坡所見也，亦遂為密縣馬氏所得。後晉卿還朝，尋訪微知之，作詩云：“佳人已屬沙吒利，義士今無古押衙。”僕在密縣與馬縉輔遊甚久，知之最詳。縉輔在其兄處猶見之，國色也。《西清詩話》中載此事，雲過潁昌見之，傳誤也。

李義山詩，字字鍛煉，用事婉約，仍多近體，惟有《韓碑詩》一首是古體。有曰：“塗改《堯典》《舜典》字，點竄《清廟》《生民》詩。”豈立段碑時躁詞耶？

岑參詩亦自成一家，蓋嘗從封常清軍，其記西域異事甚多。如《優缽羅花歌》、《熱海行》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。

黃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謔嘲調，雖不當盡信，至如曰：“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？”此語切當，有益於學詩者，不可不知也。

“春水滿四澤，夏雲多奇峰。秋月揚明輝，冬嶺秀孤松。”此顧長康詩，誤編入《陶彭澤集》中。

元撰作《樹萱錄》，載有人入夫差墓中，見白居易、張籍、李賀、杜牧諸人賦詩，皆能記憶，句法亦各相似。最後老杜亦來賦詩。記其前四句云：“紫領寬袍漉酒巾，江頭蕭散作閒人。秋風有意吹蘆葉，落日無情下水濱。”嗟乎！若數君子，皆不能脫然高蹈，猶為鬼耶？殊不可曉也。若以為元撰自造此詞，則數公之詩，尚可庶幾，而少陵四句，

非元所能道也。

唐時，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，詩曰：“余本長殷周，遭罹曆秦漢。”計之至唐，則二千餘歲矣。顏魯公愛而刻之，且有詩曰：“客有神仙者，于茲雅麗傳。”蓋指為神仙也。李衛公追《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》曰：“逸人綴清藻，前哲留篇翰。”則逸人指清遠，而前哲謂魯公也。其後皮日休、陸龜蒙輩皆和之。仙耶？鬼耶？則不必問。然僕獨深愛其詩中數句云：“吟眺川之陰，步上山之岸。山川共澄澈，光彩交淩亂。白雲蓊欲歸，清霧忽消半。”嗚呼！借使非神仙，亦一才鬼也。

“天棘蔓青絲”，洪覺範硬差“天棘”作“顛柳”，高秀實云：“天棘，天門冬也。”當以秀實之言為正。顛天聲相近，又酷似青絲。又江南徐鉉家本云：“天棘蔓青絲。”若蔓生如青絲，尤見是天門冬。《秦州詩》云：“無風雲出塞，不夜月臨關。”無風雲動，不夜而月，當細思之。句法至此，古今一人而已。

杜牧之作《赤壁詩》云：“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”意謂赤壁不能縱火，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。孫氏霸業，系此一戰，社稷存亡、生靈塗炭都不問，只恐捉了二喬，可見措大不識好惡。

韓退之《聽穎師彈琴詩》云：“浮雲柳絮無根蒂，天地闊遠隨飛揚”，此泛聲也，謂輕非絲重非木也；“喧啾百鳥群，忽見孤鳳凰”，泛聲中寄指聲也；“躋攀分寸不可上”，吟繹聲也；“失勢一落千丈強”，順下聲也。僕不曉琴，聞之善琴者云，此數聲最難工。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，作聽琵琶詩之後，後生隨例云云。柳下惠則可，我則不可，故特論之，少為退之雪冤。

黃嗣徽少年時，讀書有俊聲，不幸為後母訴于官，隸軍籍。王岐公丞相宣籍得之，聞其識字，使抄書。一日，觀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，使子弟賦詩，嗣徽亦請賦，公頷之。頃刻成一絕句曰：“匣有瑤琴篋有書，棲遲猶未卜吾廬。主人況是丹青手，乞取生涯似畫圖。”岐公大嗟賞之，及問知曲折，以故人子奏于朝，乞以門客恩澤承務郎，特補之。命下之日，暴卒，窮命如此哉！

王君玉內翰初登第，調揚州江都縣令，題九曲池詩云：“越調隋家曲，當年亦九成。哀音已亡國，廢沼尚留名。儀鳳終沉影，鳴蛙祇沸聲。淒涼不可問，落日背蕪城。”晏元獻閱詩賞歎，薦為館職。又嘗乞夢於後土祠，夜得報云：“君年二十七，官至四品。”

時年正二十七，大惡之，過歲乃稍自安。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，未改官制時正四品，年七十二雲。

“五年不出青門道，邂逅尋春此一回。忽憶秦川貴公子，桃花落盡合歸來。”此高秀實《城東寄王越州詩》。

羅隱詩云：“只知事逐眼前過，不覺老從頭上來。”此語殊有味。

“若有人兮坐山楹，雲衮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。獨惆悵而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”此寒山語，雖使屈、宋複生，不能過也。

蜀、陜路間有溪曰韓溪，蕭鄴侯追淮陰處也。劉涇巨濟題詩一絕云：“豪傑相從意氣中，憐才傾倒獨蕭公。後來可是無奇客？東閣投名尚不通。”

李義山《錦瑟詩》曰：“錦瑟無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華年。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此情何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！”《古今樂志》云：“錦瑟之為器也，其柱如其弦數，其聲有適怨清和。”又云：“感怨清和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，詩中四句，狀此四曲也。”章子厚曾疑此詩，而趙推官深為說如此。

老杜詩不可議論，亦不必稱讚。苟有所得，亦不可不記也。如唐太宗，相者見之云：“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。”而杜詩云“真氣驚戶牖”，可謂簡而盡。又《經昭陵詩》曰：“文物多師古，朝廷半老儒。直辭寧戮辱，賢路不崎嶇。”太宗智勇英特，武定天下，而能如此，最盛德也。

《古樂府》云：“槁砧今何在”，言夫也；“山上複有山”，言出也；“和當大刀頭？破鏡飛上天”，言月半當還也。王明之在姑蘇，嘗有所愛。比至京師，為岐公丞相強留之。逾時作詩云：“黃金零落大刀頭，玉箸歸期畫到秋。紅錦寄魚風逆浪，碧簫吹鳳月當樓。伯勞知我經春別，香蠟窺人一夜愁。好去渡江千里夢，滿天梅雨是蘇州。”此詩之巧可傳也。

段成式《與溫廷筠雲藍紙詩序》曰：“餘在九江，出意造雲藍紙，輒分送五十枚。”其詩曰：“三十六鱗充使時，數番猶得表相思。”蓋龍八十一鱗，鯉三十六鱗也。至宋景

文詩云：“ 君軒結戀蕭蕭馬，尺素愁憑六六魚 ”，又使六六三十六也。

南齊羊侃性豪侈，舞人張靜婉，腰圍一尺六寸，能掌上舞。唐人作《楊柳枝詞》云：“ 認得羊家靜婉腰。 ”後人除卻家字，只使羊靜婉，誤矣。

元稹微之《樂府古題序》云：“ 詩之為體，二十四名：賦、頌、銘、贊、文、誄、箴、詩、行、詠、吟、題、怨、歎、篇、章、操、引、謠、謳、歌、曲、辭、調，皆詩人六義之餘。 ”

王筠為沈約作《草木十詠》，直寫文詞，不加篇題。約曰：“ 此詩指物呈形，無假題注。 ”東坡作《竹鼯鼠詩》，模寫肥腯醜濁之態，讀之亦足想見風彩。

《漁陽參撾》，起於禰衡，“ 參 ”字，音七覽反。徐鍇引古歌詞以證此字云：“ 邊城晏開《漁陽摻》，黃塵蕭蕭白日暗。 ”

李義山賦云：“ 豈如河畔牛星？來年祇聞一度。不及苑中人柳，終朝剩得三眠。 ”注：“ 漢苑中有人形柳，一日三起三倒。 ”

楊炎歌云：“ 雪面淡蛾天上女，鳳簫鸞翅欲飛去。玉釵翹碧步無塵，楚腰如柳不勝春。 ”為元載侍姬瑤英作也。

五馬事，無知者。陳正敏云：“ 子子幹旗，在浚之都。素絲組之，良馬五之。 ”以謂州長建旗，作太守事。又《漢官儀》注駟馬加左驂右騑，二千石有左驂，以為五馬。然前輩楊、劉、李、宋最號知僻事，豈不讀《漢官儀》注而疑之耶？故俱存之，不敢以為是，以俟後之知者。

李太白云：“ 子夜吳歌動君心 ”，李義山詩“ 鶯能子夜歌 ”，雲晉有子夜者善歌，非時數也。

先伯父熙甯九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夜夢至一處，榜曰清香館。東邊有別院，東壁有詩牌云：“ 《題冀公功德院》，山東李白。 ”其詩曰：“ 秋風吹桂子，只在此山中。待得春風起，還應生桂叢。桂叢日以滿，清香何時斷？只為愛清香，故號清香館。 ”伯父自作《記夢》一篇，書之甚詳。嘗記季父說，元豐五年，自房陵召還，一日，忽獨言曰：“ 清香館。

”自後多不屑世間事，或默坐終日，人莫敢問其曲折。

古詩云：“上山采交藤。”交藤，何首烏也，服之令人多欲生子，有“采采芣苢”之意。《衛風》云：“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”陸農師說芍藥破血，欲其不成子姓耳。不知真有此意否？

季父仲山，病中夢至一處泛舟，環水皆奇峰可愛，賦詩云：“山色濃如滴，湖光平如席。風月不相識，相逢便相得。”既寤而言之，後數日卒。叔父楚若，先大夫母弟，甫壯而亡。少時獨不為時學，愛《谷梁春秋》與柳柳州文。作詩用事，無一言蹈襲者。其所著撰號《阨奇集》，自序曰：“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，麝藏之以褻器則馨。齊不下者二城，田單因而縱兵。文獨不待阨而後奇乎？”兵火間散亂不可複得，略記其敘數句，以見其措意如此。

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，題詩云：“皇子陂頭好月明，強踏華筵到曉行。煙波山色翠黛橫，折得落花還恨生。”化為白鶴飛去。明日又題一首云：“湖水團團夜如鏡，碧樹紅花相掩映，北斗闌幹移曉柄，有似佳期常不定。”長安南山下一書生，作小圃蒔花，才一日，有犢車麗女來飲於庭，邀書生同席，既去，作詩云：“相思無路莫相思，風裡楊花只片時。惆悵深閨獨歸處，曉鶯啼斷綠楊枝。”皆鬼仙詩，婉約可愛。

司馬公諱池，仁廟朝待制，溫國文正公之父也。作《行色詩》云：“冷于陂水淡於秋，遠陌初窮見渡頭。賴得丹青無畫處，畫成應遣一生愁。”又黃公諱庶，魯直之父，作《大孤山詩》云：“銀山巨浪獨夫險，比干一片崔嵬心。”人傳溫公家舊有琉璃盞，為官奴所碎，洛尹怒，令糾錄聽溫公區處。公判云：“玉爵弗揮，典禮雖聞於往記；彩雲易散，過差宜恕於斯人。”又魯直作詩，用事押韻，皆超妙出人意表，蓋其傳襲文章，種性如此。

饒德操為僧，號倚松道人，名曰如璧。作詩有句法，苦學副其才情，不愧前輩。尤善作銘贊古文，其作《佛米贊》，謂武將念佛，以米計數，得三升也。將軍念佛，難於遣詞，而曰：“時平主聖，萬國自靖，不殺而武，不征而正，矯矯虎臣，無所用命。移將東南，介我佛會，久聞我曹，念佛三昧。喑嗚叱吒，化為佛聲，三令五申，易為佛名。一佛一米，為米三升。自升而斗，自鬥而斛，念之無窮，太倉不足。”觀此，雖柳子厚曲折，不過是矣。

柳子厚守柳州日，築龍城，得白石，微辨刻畫，曰：“龍城柳，神所守。驅厲鬼，山左首。福土氓，制九醜。”此子厚自記也。退之作《羅池廟碑》云：“福我兮壽我，驅厲鬼兮山之左。”蓋用此事。

唐高宗禦群臣宴，賞《雙頭牡丹詩》。上官昭容一聯云：“勢如連璧友，情若臭蘭人。”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。

東坡受知神廟，雖謫而實欲用之，東坡微解此意，論賈誼謫長沙事，蓋自況也。後作神廟挽詞云：“病馬空思櫪，枯葵已泫霜。”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。在元祐間獲鬼章，作《告裕陵文》云：“將帥用命，爭酬未報之恩；神靈在天，難逃不漏之網。”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，天乎，寧有是哉！

俞秀老紫芝詩有云：“有時俗事不稱意，無限好山都上心。”雖峭然中實人情也。

有客泊湘妃廟前，夜半偶不寐，見輿衛入廟中，置酒鼓琴，心悸不敢窺。殆明方散，隱隱絕水浮空去。因入廟中，見詩四句，墨色猶未幹，云：“碧杜紅蘅縹緲香，冰絲彈月弄新涼。峰巒向曉渾相似，九處堪疑九斷腸。”神怪不足言，但詩殊佳，故錄之。

錢昭度能詩，嘗作《呂申公夷簡生日詩》云：“磻溪重得呂，維獄再生申。”當時詩格律止此，然可謂著題也已。

晁無咎在崇甯間次李承之長短句，以吊承之，曰：“射虎山邊尋舊跡，騎鯨海上追前約，便與江湖永相忘，還堪樂。”不獨用事的確，其指意高古深悲，而善怨似《離騷》，故特錄之。

韓退之云：“橫空盤硬語，妥帖力排奡。”蓋能殺縛事實，與意義合，最難能之，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，此所以稱孟東野也。

楊舜韶友夔，長僕十余歲，向同在姑蘇，時盜發孫堅墓，楊作詩云：“闔廬城邊荒古丘，昔誰葬者孫豫州。久無行客為下馬，時有牧童來放牛。”嗚呼！舜韶今已矣，他詩皆工，必傳於世也。

楊華既奔梁，元魏胡武靈後作《楊白華歌》，令宮人連臂踏足歌之，聲甚淒斷。柳子厚

《樂府》云：“楊白華，風吹渡江水，坐令宮樹無顏色，搖盪春心幾千里。回看落日下長秋，哀歌未斷城烏起。”言婉而情深，古今絕唱也。魏舊歌云：“陽春二三月，楊柳齊作花。春風一夜入閨闥，楊花飄落入南家。含情出戶腳無力，拾得楊花淚沾臆。秋去春來雙燕子，願銜楊花入巢裡。”此詞亦自奇麗，錄之以存古樂府題雲。

“風定花猶舞，鳥鳴山更幽”。世傳荊公改“舞”字作“落”字，其語頓工。然“風定花猶落”乃梁謝貞八歲時所作《春日閒居詩》也，從舅王筠奇之，曰：“追步惠連矣。”

《會老堂口號》曰：“金馬玉堂三學士，清風明月兩閒人。”初謂“清風”、“明月”古通用語，後讀《南史・謝諶傳》曰：“入我室者，但有清風；對我飲者，惟當明月。”歐陽文忠公文章雖優，詞亦精緻如此。

老杜《衡州詩》云：“悠悠委薄俗，鬱鬱回剛腸。”此語甚悲。昔蒯通讀《樂毅傳》而涕泣，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。

陳克子高作《贈別詩》云：“淚眼生憎好天色，離觴偏觸病心情。”雖韓渥、溫庭筠，未嘗措意至此。

王豐父待制，岐公丞相之子，少年詞賦登科，文章世其家。我先伯父狀元實岐公客，僕亦獲事待制公。世所見者，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，其詩精密，人鮮知者。如“白髮衰天癸，丹砂養地丁。”意脈貫串，尚勝三甲六丁之語，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。又作《拄杖詩》云：“老境得為丘壑伴，醉鄉還勝子孫扶。”其風味雍容如此，天下有公論，僕不敢私。豐父嘗與僕言，班孟堅《兩都賦》，華壯第一，然只是文詞。若叔皮《北征賦》云：“劇蒙公之疲民兮，為強秦而築怨。”此語不可及。僕嘗三複玩味之，知前輩觀書，自有見處。

《李夫人賦》序云，帝悲感為作詩曰：“是耶？非耶？立而望之偏。”僕曰，因此，則退之“走馬來看立不正”之所祖述也。

陶彭澤《歸去來辭》云：“既自以心為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？”是此老悟道處。若人能用此兩句，出處有餘裕也。

東坡詩，不可指摘輕議，詞源如長河大江，飄沙卷沫，枯槎束薪，蘭舟繡鷁，皆隨流矣。珍泉幽澗，澄澤靈沼，可愛可喜，無一點塵滓，只是體不似江湖，讀者幸以此意求之。

鮮於子駿作《九誦》，東坡大稱之，雲友屈、宋於千載之上。觀《堯祠》、《舜祠》二章，氣格高古，自東漢以來鮮及。前輩稱讚人略緣實也。

世間花卉，無踰蓮花者，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，獨蓮花得意于水月。其香清涼，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。梁江從簡為《采荷調》云：“欲持荷作柱，荷弱不勝梁；欲持荷作鏡，荷暗本無光。”此語嘲何敬容，而波及蓮荷矣。春時穠麗，無過桃柳。“桃之夭夭”，“楊柳依依”，詩人言之也。老杜云：“顛狂柳絮隨風去，輕薄桃花逐水流。”不知緣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。

樂府記大言小言詩，錄昭明詞，而不書始于宋玉，何也？豈誤耶？有說耶？

梁武帝作《白紵舞詞》四句，令沈約改其詞為四時白紵之歌。帝詞云：“朱弦玉柱羅象筵，飛管促節舞少年，短歌留目未肯前，含笑一轉私自憐。”嗟乎麗矣！古今當為第一也。

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，大可惡。客問何從去之，僕曰：“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，則去也。”客言：“李、杜詩中說馬如《相馬經》，有能過之者乎？”僕曰：“《毛詩》過之。”曰：“六經固不可擬，然亦未嘗子細說馬相態行步也。”僕曰：“願熟讀之，‘兩驂如舞’，此駔語所謂花踏羊行是也；‘兩驂如手’，此駔語所謂熟使喚是也。思之，便覺‘走過掣電傾城知’與‘神行電邁涉恍惚’為難騎耳。”

韓退之《元和聖德詩》云：“駕龍十二，魚魚雅雅。”其深於詩者耶？

裴休《題泐潭》云：“泐潭形勝地，祖塔在雲湄。浩劫有窮日，貞風無墜時。歲華空自老，消息竟誰知？到此輕塵慮，功名自可遺。”詩格律止此。然裴參黃檗，其語不誇不怨不怒也。

“孤村芳草遠，斜日杏花飛。”大丞相萊國公寇忠湣之語。

蜀道觀中，鑿井得一碑，刻文似賦似贊，曰：“有物有物，可大可久。采乎蠶食之前，

用乎火化之後。成湯自上而臨下，誇父虛中而見受。氣應朝光，功參夜漏。白英聚而雪慚，黃酥凝而金醜。轉制不已，神趣鬼驟。金與？玉與？天年上壽。無著于文，訣之在口。”後有隱士言：“是漢時陰真人所著煉丹法，後雜著於《子玉碑》。”僕恨不得其門戶，聊複存之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